闈務秘笈

袁了凡先生手定

增訂二三場羣書備考

大觀堂梓

序

昔有人語藿文忠云公之博
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
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
人物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

專務一事不數過而事事精
穀三五錯綜八面受敵沛然
應之而莫禦焉噫此惟文忠
之資識並茂者能然耳下此
則無如義以類聚事以羣不

差可備遺忘供討論古今類
事者如類苑華林類文者如
瑶林玉彩兼事文類之者如
類聚學記天中六帖至典故
經濟如通典元龜通志通考

會典類編諸書通採經史上
自皇帝下迄我
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
代沿革損益及當時羣生議
論得失靡不條載可謂詳備

無憾雖然倫則倫矣以語條而不混總而不襍則未也若今凡先生是書誠為指美條類固爾詳明詞義又極統貫不必窮經而諸經之大旨已

該悉事襍覽而百家之精言
咸備義存乎精文適於用洵
文人之銷轂衣被無窮峯
業之山淵採涯畧盡予也不
揣固陋於文義或未明曉者

更為箋釋非敢托為名高
實冀助於後學云尔

旹
崇禎壬午歲暢月沈昌世
題於學勉齋

歸去來辭序

崇禎壬午臘月旣望昌湖

書

實漢與余同學中州友

夏龍發韓一敬若龍伯喜

增訂全塲群書備考目錄卷之一

聖製　聖學
道學　性學
經傳　周易
尚書　毛詩
春秋　禮記
孝經　論語
孟子　爾雅
書籍　諸子

識史　字學
書法　文章
詩　賦

增訂二三場羣書備考卷之一

古吳袁　黄坤儀甫著　　袁　儼若思甫註

洪吉臣載之甫　　沈昌世伯文甫增

西湖　閱

龔五皡華茂甫　　徐行敏幼魯甫訂

聖製

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楊子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又曰。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呂東萊曰。聖人之文。與天地並。綜以元氣之機。轄斷以陰陽之斧斤。濯以江漢之波瀾。撰以雲漢之黼

撤。日月雷霆嵩衡岱華郊墟毓管來往筆端卷上集羣書自伏羲畫八卦而天地之祕洩矣。崆峒之碑放勳如在解愠之句虞德猶存湯盤有銘武几有訓成王儀鳳之詩周宣岐陽之鼓。詩石鼓其經天緯地。固與造物俱運於混茫者也。漢高過沛宮而歌大風所思者猛士也。武帝祠后土而詠秋風。所懷者佳人也。光武十行之劄。或足以格遠人。而靈帝羲皇之篇實無以救喪亂在唐則太宗有帝範之作。訓之子凡十二篇宮體之詩太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因不奉詔與夫玄宗三傑之章。三作

傑詩邪正不分高宗股肱之論呂許敬宗而作德宗君臣之箴賜杜希全皆
無補於治道者。在宋則太祖有孔顏之贊。太宗有籍田
之詩。眞宗作君臣論。示下且著元良箴。賜太子仁宗出危箴
論。示居高謹危之戒記觀文鑑。列帝王美惡之迹而通鑑則序於神考。
序司馬光通鑑此典刑總會也曰損齋則記於高宗。有清心寡慾之言議論雖
多。成功何在。亦雕蟲之技而已。我 太祖高皇帝天資
英邁。肆筆成文。首作大誥以別君臣。大誥之作。有取於
周書之篇名。而刑罰之用。深合於周官之重典。凡三編前編之
序言諸司不務公而務私。其條以君臣同遊爲首。續編
之序言稼穡之當務。其條以申明五常爲首。三編之序

言良善奸頑之向背。其條以臣民倚法爲奸爲首。是故不敬之條。報本之訓。語敬天也。諭官之詞。明孝之章。語忠孝也。思古治而遐想夫雨暘時若。敘人倫而推本於家和人足。訓京民所以同樂也。設學校所以教人也。互知下業甲明遊食所以厚本而抑末也。官吏下鄉人漁課擾足所以除奸而革弊也。勸人爲善藹乎春溫。成人爲惡肅乎秋殺。此大誥之大畧也。弘治初年曾命工翻刻

爲通訓以教上下。

資世通訓首言人君所當爲者十有八事。儉素勤敬之類是也。次言人臣所不當爲者十有七事。不仁不忠之類是也。其三其四則爲民用章。又以士農工商各爲一篇。合僧道爲一篇。念民之愚癡。欲民之教子。戒其造言。示以禍福。又各爲一篇。凡十四章。君道也。臣用也。民用前也。民用後也。士用也。農用也。工用也。商用也。僧道也。愚癡也。教子也。造言也。民禍也。民福也。序則

聖祖自製

志妄訓以正家法。修元史以備鑒戒。造日曆以紀治功。

大明日曆其序亦宋濂所撰。其書可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其目有

六曰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獨秉全智。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統。六者我聖祖之實錄也

修集禮以一民志

大明集禮其書成於曾魯徐一夔董彛梁寅諸臣之手吉禮十有四曰祭天。曰祭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祭先農。曰太歲。曰祭風雲雷雨師。曰岳鎮海瀆曰山川城隍。曰三皇孔子。曰馬祖先牧馬步馬社曰祀典神祇。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冠。曰婚。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將凶禮二。曰弔賻。曰喪儀他如冠服車輅儀仗鹵簿。莫不秩有定制。而禮肅矣其樂有九曰本太初。曰仰六明。曰民初生。曰品物亨。曰御六龍。曰大階平。曰君德成。曰聖道成。曰樂清寧。他如黃鍾大呂絃歌干羽。莫不雅有定式。而樂和矣。

定律令以防民姦。

大明令之頒布在洪武元之正月。大而紀綱倫理之重。小而器用輿物之差。凡律令所張弛者。罔不具載。爲條一百四十有五。聖製所謂令以教之于前者是也。大明律之刪定在七年之三月。揭名例六曹爲綱。列職制以下爲目。統括事類。檃

比情理。爲條四百有六十聖製所謂律以齊之于後者是也。

詳設官而有諸司職掌。大畧倣乎周禮。革丞相。分六部。正百官也。農桑有定賦。而繼以荒政。上供有定額。而酌其經費。優兆民也。羣祀革不經之號。五祀弘復古之規。治神人也。府部有相維之勢。將士皆世業之家。統六師也。律有畫一之法。爾有讞審之詳。詰奸慝也。立都察院以執法。置通政司以納言。設大理寺以評獄。舉百官之事。括于九卿。舉九卿之事。歸于朝廷。其與周官不同者。司徒之職。併于禮部。司空之職。分爲戶工。此則與時損益者也。

紀善惡而有世臣總錄。臣列古人善惡之迹。欲羣臣觀之。以爲法戒者也。

道政事而有書傳會選。

明理學而有羣經類要。詔孔克表等取羣經要言。分爲若干類。以恆言釋之。

考文字而有洪武正韻。音韻則訂沈約之篇。註釋則依毛晃之舊。東冬清青之二韻。併而爲一。虞模麻遮之一韻。析而爲二。又以字多俗体。悉釐正之。字萃于边旁。音定于門母。

採淵微

而有觀心亭銘治官統而有爲政要。載文武官屬之体統簿書案牘之定
式箴慮大小之輕重厚喪禮而有孝慈總錄。古禮父在母喪期年太祖以父母不當
異。通制爲三年。篤於君親存心精誠錄備矣存心錄欲後世人君知災祥之謹告
而恩斯以修復也。凡歷代帝王祭祀有感于災祥者皆載焉必六事自責如成湯。必遇災而懼如周宣精誠錄
所載有三曰君敬天。曰臣忠君。曰子孝親。博引六經旁及左國要約于吾心。故本諸能擇之精積以無妄之誠
命吳沈等纂嚴於名分昭鑒稽制錄備矣。昭鑒錄爲親王而作。凡歷代諸王善
可法。惡可戒者。皆載焉。稽制錄爲功臣而作。慮其怙侈縱慾也。惇典導民。禮制儀禮二
書備矣。洪武禮制有進賀禮。以示上位中宮及皇太子之表箋。有祭祀禮。以示社稷山川及諸陵廟之
祝號。有文武階勳。以示夫陞授之品。有官吏俸祿。以示大貫石之數。有給授散官。以示夫入仕之途。有吏員資

格。以示夫出身之等。有奏啓格式。以示其同道。有行移
署押。以示其異體。此禮制之大畧也。禮儀定式之書則
慮夫觀君進退之際。或失其節也。而朝參之條定。慮夫
侍君燕享之時。或紊其秩也。而筵宴之條定。慮夫謁見
無輕重。而官員拜禮之條定。慮夫引導無隆殺。而官員
儀從之條定。慮夫少長相抗焉。而公署公座之條定。慮
夫貴賤相淩焉。而相見相避之條定。以至定
冠蓋之條。慮混淆也。定居室之條。慮僭踰也。懼災修省

省躬志戒二錄備矣
省躬錄凡漢唐宋災異之應于臣下者皆載焉。大畧謂人臣當如魏
相之奏四方災異。當如李沆之奏諸路水旱。不可如公
孫弘以湯旱歸之禁。不可如王安石以天變爲不足畏。

尊王賤伯聖政記備矣。
聖政記凡十有七章。序則宋濂所撰。大畧借漢爲喻。始言得國
之正。與漢同。繼言政事之修。非漢所及。中所記者。如百
神秩而祀事嚴。東宮立而大本定。分封有制而大分昭。與
兵衛有法而軍政肅。他如絕倖位之濫。正海岳之封。與
夫后妃不于朝政。外戚不掌兵權。皆政之盡善者也。

正經崇道淸教錄備矣申明浮屠之規。昭示老子之訓。嚴立僧道之戒。他如御
製文集之所載者。則明良相遇有醉學士之歌。賜宋濂相
土定都。有閱江樓之記。登極之詔。大祀之文。皇陵之碑
述創業之艱難。兗公之敕。崇聖賢之苗裔。秋宇澄淸之製。推極陰陽交姤之理。貫
河良馬之文。皆其卓然者也。故　成祖述之爲爲善陰
騭。是書紀爲善者百十有五人。伏湛分粟以賑飢民。而
騭四世貴顯。王相貸租以救流民。而二世宰輔。此民之
陰騭也。韓韶發穎川之粟。而兩世顯榮。袁安出楚獄之
囚。而五公發迹。此大夫之陰騭也。裴度向斂中不若寶
帶之遺。韓琦王曾不慕金孝順事實。述古今之孝者二
錢之利。此宰相之陰騭也。百七十人。蔡順之
止火。姜詩之湧泉。足以感天地也。解叔謙訪丁公藤于
老翁。梁彥先獲紫石英于園內。足以感鬼神也。潘綜受

月而免親于難。江華行傭而盜賊避兵。足以化强暴也。蔡邕馴兔之祥。郭儀鵲巢之異。足以格鳥獸也。徐積連理之杏。孟宗冬月之笋。足以孚草木也。若夫虞舜之負罪引慝。文王之問安視膳。此天子之孝也。狄仁傑之望雲思親。崔玄暐之甘露降庭。此公卿之孝也。伯奇之履霜。王裒之攀栢。潁考叔之遺羹。廉范之負骨。此庶民之孝也。

聖學心法。是書綱凡有四。君道臣道父道子道是也。君道之大有四。曰敬天法祖用人理財。臣道之大有四。曰忠勤廉謹。父道之慈。當如周公之敎伯禽。子道之孝。當如文王之事王季。

四書性理大全文華寶鑑 取太祖之昭鑒錄。稍充廣之。益以太祖之謨訓。所以敎太子也。

歷代臣鑑 宣宗述之爲五倫一書。陳嘉言于前。列善行于後。君道二十有二。始于聖德。終于敎育。臣道二十。始于輔德。終于恬退。父道二。始于周公敎伯禽。終于任氏敎皇甫謐。子道二。始于伯奇見逐于後母。終于劉氏二女不辱于亂兵。夫道一。始于冀鈌相敬。終于鄭叔通娶啞妻。道一。始于共姜守節

自誓終于袁氏哭夫自溺兄弟之道一始于虞舜化象終于主元伯合族朋友之道一始于管鮑相知終于陳虞相信。

御製帝訓爲教太子而作其書篇凡二十有五始于君德奉天。終于御蠻夷。安中國。

英宗述之爲大明統志洪武三年嘗命儒臣魏俊等六人編類地理形勢謂之大明志

然天下甫定。未大備也。永樂十二年遣使採訪開局纂修期成先志。未就緒而崩。英宗乃申命儒臣凡三閱歲而始成。首京師而次方岳。猶列宿以定分野。郡邑司衛之畢陳。人物山川之具載。與漢志之書郡邑而遺貢賦。唐宋之載貢賦而遺山川者不同矣。然亦有可議者如天下風俗。今古異宜。必採訪得眞。方爲實錄。今類拔諸冊而考焉。則絕不相似。此其可議者一也。民間詩歌必有裨風化。有關經濟者。方可收錄。今遊山詠木之淙詞盡是紀載。而經制宜民之格論。反多遺珠。此其可議者二也。又如諸省之朝貢。不詳其聯絡之途。諸邊之要害。不紀其策應之路。山川委絡之源。無可稽。道里遠近之故。無可考。此其可議者三也。

憲宗述

之爲續通鑑綱目。命商輅取宋元二史更加裁定者　文華大訓。集古今至論以賜太子曰進學曰養德曰厚倫。三者之中。進學爲重　歷代君鑑　孝宗述之爲大明會典。太祖有諸司職掌武宗復命李東陽等重　孝宗命儒臣增廣之。加校正者。一以職掌爲主而又類之以頒降諸書附之以歷年條例。其制可謂詳矣。然因時損益有可言者。國初親王嘗領宗人府矣今則用勳戚大臣一人而已。官固不必備也國初嘗置三公府矣、今則爲大臣加贈而已。府亦不建也華吏如知事之印。多歸重于郎中•待詔之職。亦兼統于翰苑詹事之設舊固無有也•今則設詹事少詹事府丞等官以分掌其事。重宮寮也•科道之官•舊嘗類選也。今必試其才而後授之職重臺諫也、禮儀寺之改爲鴻臚寺。回回監之附于欽天監五軍罷經事之司。六部增主事之額親藩之祿或隆或殺問刑之條。或減或增。是固因革之得其當者也。其間所可議者如賦役雖詳。而經用靡思內府雖載而職制弗明•故其會之數可明。而尾門之曳

莫究此則國計之未悉也又如省藩外地軍士牧屯鹽政苑馬今昔殊絕而皆未之詳非憲世之意程也又如國家創立大政及定諸典禮俱宜以事始為綱後之舉行為目昭聖制于上而凡臣下建明亦載其節畧以備一代明良之迹斯可以垂憲而今皆未之盡也

肆我 世宗明倫有典。明倫大典張璁桂萼所定分年紀事備詳衆言之得失考求故實務協輿論之是非念罔極之恩深斥失濮安懿王之議去本生之稱大明乎繼嗣繼統之說立世廟創樂舞皆以明孝也。敬一有箴。箴曰匪敬弗聚匪一弗純。五箴有註。曰視聽以禮言動以禮。欽天有頌。即 聖祖大祀文之意心箴有註。即 聖祖觀心亭記之意。平臺有詠。農桑有賦。春遊有詩。太學有諭。西狩有錄。大狩龍飛嘉靖十六年西狩所作其聞載羣臣之倡和及祭告之雜文祖德詩有和。宣宗作祖德詩九章 世祖和之其宣宗以下未有稱述者復為詩五章諷焉輿地

詩有和。而永樂大典則　穆宗重命緝錄。初　成祖以廣韻玉篇二
書。採擇未備。命姚廣孝劉季篪解縉等采書契以來。經
史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之言以類綴之。而統
之以韻。凡二萬二千九百卷。卷目太繁不及刊布。　世
宗命重錄未竣事。　穆宗復命徐階等緝之。重錄副本。
帝王之學如此。豈與經生仰屋撚須雕繪句字者同哉

已上事蹟考

聖學

楊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

典籍之遇帝王典籍之幸也謂其將以用之也得遇帝王而不善用則猶其不遇也與其遇而猶不遇寧與經生學士俱隱於山岩屋壁間耳無寧使妄意紛更者藉口於易之變通甘心封禪者駕言於書之柴望假魯公復讐之義而稔兵革之禍鑿吳子餘祭之事而重閽尹之變慕鳳凰來儀之說而議臣錄此坐貶援刑茲無赦

之語而繩下竟用刑名則適所以重典籍之不幸矣。已上

集肇

晉

夫黃帝學於大眞顓頊學於錄圖帝嚳學於赤松子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威子伯降迨成周鈇時子訓文郭叔訓武帝玉傳心之學其來尚矣自秦啓坑焚之禍漢務攝溺之污而精一之傳遂泯。雖武帝表章六經宣帝石渠議論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光武談經幸學明帝臨雍拜老臨辟雍拜三老五更又會講于白虎觀而征伐士本尊顯方士信用讖文奉迎釋典尚可謂純學哉

唐太宗考定六經、玄宗質問疑義、宋太宗日閱御覽、夫太宗命儒臣集太子御覽一千卷日閱三卷期三年畢此書高宗研精書翰、學非不勤、而大綱未正。鮮克有終。疎斥兄弟。安事讐敵。所學何在、猶買櫝而還珠也。惟我　太祖上鑒覆轍。乃勤聖謨。因王禕講大學而闡德厚人懷之理、因朱善講家人而闡誠實威嚴之道。唐虞執中之論、嘗與曾魯言之。帝王明德之旨。嘗與詹同言之。洪範之義。治道之的、嘗與劉三吾言之。親註洪範面語劉三吾曰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誠帝王爲治之要道也觀心之誠。方士之慮。嘗與宋濂言之。觀心亭謂宋濂曰大心虛靈乘氣机出入

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求遺書則美漢武之表章論文章則取孔明之忠義此其端本之學孰有過之者哉故垂統之善施及無窮　成祖道性善而斥無益之語勉求道而知耕勤之喻克明峻德悟於楊士奇之講曰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心能靜虛發於解縉之議喻太孫以精一之微命侍臣以匡藝之法　仁宗則因王達以闡乾元之旨因士奇以悉衍義之微因周易大義以知治平之要因處士吳弼以得誠正之意故洪永之間解縉閱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楊士奇閱易而命臣之義以備湯

士奇作周易直指。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而法古之義以明。宣宗繼之。夢卜求賢得於歐陽脩之論。稼穡艱難得於趙孟頫之圖。讀秦誓而知君子小人之狀。註洪範而識古人精蘊之遺。英宗繼之。覩書觀射匪懈於終日。大經大法獨得於尚書。降而憲宗紹述國史。孝宗雪夜經筵。世宗敬一積心。明倫繼體。釋五箴之義以繼顏氏之傳。悟萬世之非以崇孔子之禮。穆宗御日講而優答大臣。上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李春芳面奏言事聖容和萃優答簡確幸太學而頒賜羊酒賜輔臣巳於奉行

故事之內特勤膺慮。至于張國彥進召對錄而留覽嘉
納。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先朝大學士李時
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于十五年政事因革
人材進退。閒不召問臣寮面決可否。與家人無異乃今
日所當繼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
上進伏望遵行先孫海客用潛導遊戲而斥爲火者。宦
朝盛事詔留覽官
孫海客用導上遊戲皇太后召上訓諭上大
悟斥二人爲小火者種菜且降敕責輔臣不諫勉其盡
心輔喜怒之用當。理欲之辨明而聖學之大原得矣。已
導上
事蹟
考
帝王之學。以養心爲本。當日近正人。日御經史。講求所
以代天地者何如。所以繼祖宗者何如。所以育民物者

何如繇是而措之天下可與太平今則經生學士延見有限朝夕薰染晝掃除之類也牙籤玉軸紬繹有時左右周翔皆貂璫之習也自非真見足以開天理之扃鐍定力足以過人欲之波瀾則憧憧往來鮮有不溺於中者志一溺焉如愛珠玉不釋於懷如飲醇醪不覺其醉於是淫聲美色蕩心娛目為吾學之障蠹卑辭諂語承顏順旨為吾學之荆榛秉權席勢變白為黑為吾學之蟊賊精神潛溺而不知性習交馳而莫悟自一身而天下皆非吾有此金華說書不足以易飛燕之娛而裴李

諸公又不如仇士良之術奇也已上私評

道學

楊子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言小也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泣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悲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入道者可不愼哉

眞儒抱負百代宗師秋空無雲滄海無波風標峭峻斗磬輝光後之學者信之可也疑之不可也

講唐虞於寂寥千載之後而無以藥國匱民困之痼疾談孔孟於影響不存之際而無以平楮輕物重之權衡

廣伊洛性命道德之言而無以回勢阽形危之元氣盛衣冠於救鬬之時備笙鏞於流墜之際此則無用之道學也。已上集羣書

自龍馬負圖八卦始畫而先天之理已露然太樸未散而吾道之用猶未著也至於堯舜之精一禹湯之執中文王之緝熙武王之建極數聖人相與懋建乎人極而有以主斯道於上自周轍不西皇極之主弗作而天生素王顔孟繼起相與發揮乎天德而有以翼斯道於下其後荀卿上宗孔氏荀卿所著勸學諸篇其目三十有四明君臣之道論禮樂之本子三

王而羞五伯。楊雄稱其根極理要。似矣。然性本善也。而
以爲惡。禮本眞也。而以爲僞。以堯舜爲非辭禪。是不知
書以周公爲非恭儉。是不知禮。孟子子思。亦不容砦矣。
乃併與十二子而非之。則程子謂荀子極偏駁。亦公論
也。仲舒下帷。董仲舒憤孔氏之道不傳。下帷修輯正誼
明道之訓。痛煩下古。後著春秋繁露。稍類
陰陽災異。爲世所訊。楊雄艸玄。楊雄書尊六聖而黜諸子。扶正道
而排異端。或稱其論不詭于聖人
似矣。然妄自尊大。以法言比論語。以訓纂比史篇。以州
箴比虞箴。區區求合于前人。遂使議者謂爲吳楚僭王。
試以太玄言之。一生三。三生九。九生二十七。二十七生
八十一。故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爲八十一
首。每首九贊。合七百二十九贊。易有象。玄有首。易有爻。
玄有贊。易之爻有象。而玄之贊有測。以文而準文言。以
衝錯攡瑩而準繫辭。似矣。然易以天五配地十。玄有五
而無十。易之六畫。加以六位。玄有畫而無位。果得爲易
乎。河洛講論。王通居河汾講授。其著書多至三百七十
有五篇。而世泯絕不傳。獨中說爲可考。夫

槩明帝王之道。達天人之分。紹宣尼之業。繇周公之事。觀其論天地。必繼之以君臣。論教化。必終之以禮樂。蓋其士皇謂其明先王之道。程子謂其極有格言。朱子稱其循規蹈矩。但所謂中說者。皆模擬老莊論語之文。如續詩書等以擬五經。作元經以擬春秋。雖有羽翼之功。而不免僭擬之失。

昌黎遠紹。

韓愈排釋氏。斥百家。五箴之所戒。動無非法。五原之所述。言無非道。當至元元和間。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于道德仁義。炳如也。然齊孔墨于一道。而列性爲三品。原道序大學而不及格致。論文章而儕孟子于荀卿司馬之間。則亦未盡純矣。

均有功於斯文者也。有宋之興。星奎水洛。濂溪周子得不傳之妙於遺經。作太極圖說易通等書。

明道伊川嘗師事先生。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明道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程

師之而其道大明。

二程先生之學。大率以誠正爲本。以六經爲歸。以主敬爲第一義。其言論

互相發明故心一也伊川謂有主則虛取虛入水之譬也明道謂有主則實以主敬而言也學一也伊川謂多聞言行爲貴欲人之蓄德也明道謂記誦博識爲病以顯道之玩物也伊川釋艮其背之義蓋欲觀內而不徇外言學加之始也明道反鑑索照之一時相望而興者戒蓋欲內外之兩忘言學加之終也

若橫渠之以禮爲教張子厚先生所著有訂頑破愚即東銘西銘二篇又有理窟一集正蒙一堯夫之以數爲學邵康節先生所著有皇極經世書等書尤邃于數以起震終艮明文王之八卦以天地定位明伏羲之八卦發揮先天之學殆盡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于五代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也五之六以運經世亦上列世數甲子下紀帝堯至五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也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理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爲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

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伯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息古今之治亂昭然矣司馬氏之以誠爲質其道雖同其學則異故程子嘗不滿温公朱子于張則曰横渠之視二程猶伯夷伊尹之于孔子則程子固非諸公所及也况荆公之學既執而蔽王安石恃才傲睨慢刺謌濂溪三及門而不得見遂怒曰獨不可歸而求之六經耶所著三經字説等皆辟道歐陽袒昌黎而上法昧於孟子蘇公習縱横之説者可同日語哉故及門之徒有如游酢之温厚楊時之頴悟吕大臨之深沉績密謝良佐之切問近思范淳夫之色温氣和淳夫作唐書盡用伊川意伊川見曰乃能相信如此尹和靖之不失其正

（程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李端伯之才識穎悟邢明叔之明辯林大節之躬行馬時中之有志（馬伸當元祐禁學求師伊川伊川笑曰眞有志者）■劉質夫從遊最久楊應之英氣偉度他若呂進伯周恭叔侯師聖劉安節皆一時之俊也而惟龜山之後一傳而豫章（羅先生諱從彥潛師力行任重詣遠敎學者求喜怒未發前氣象所著有遵堯錄）再傳而延平（李先生諱侗）三傳而朱子出焉前乎朱子者有胡康侯之父子（胡安國作春秋傳其子胡致堂及五峯五峯所作有知言張南軒從之遊）並乎朱子者有張南軒呂恭伯（朱史作道學傳序南軒而不及恭伯南軒論仁多不合恭伯論史記多失正然敬夫辨義利于毫釐乃後世學者之大防也成公闡河洛之微言實中原文獻

之止脈也。及陸象山兄弟為金谿之學，象山先生嘗曰夢泉即自畫之為屋漏即康衢之見，其主靜益落玄虛者哉。陳傅良為永嘉之學，才豪氣粗，述漢唐致治之具，欲以附三代而振禮樂。陳同父為永康之學，智數法術，修皇帝王伯之畧，而自謂長于用兵。皆互有得失者也。故當時及門之士，如蔡季通之精博，蔡元定博學強記，精通曆數。文公一見曰：此吾老友，而易學啓蒙屬以起稿。黃直卿之純篤，陳才卿之工夫精進，方賓王之親切的當，余方叔之道理穩實，徐子融之剛決痛快，李燔有進學可畏之稱，鄭子上有比舊精密之許，學見本原者，陳淳也，學有根據者，廖德明也，屬以書傳者，蔡沈也，其後若真德秀魏了

翁皆能力扶六義者也。（眞西山所著有大學衍義、心經、政經等書。）于元吾得二人焉，曰許衡。（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日王道；及問治功，則曰三年有成。）曰吳澄。要能不失其軌者哉。　朝講學之士後先相望，楊廉夫考理學之體統，遡師友之淵源，乃於　皇朝名臣言行錄中摘其既錄者四人，廣其未錄者十有一人，各加論贊，合而名之曰理學名臣錄。以河東薛瑄為首。（薛文清學貴踐履，敦人惓惓于復性。著讀書錄二十卷，皆名言。）餘于胡居仁次之。（學以主敬爲本，所著居業錄，純然一出于正。）其餘諸子，起於徵召，則有若吳與弼。（天順初徵，授左諭德，不拜。世稱爲吳聘君云。聘君動遵古禮，非力不食，與人交，煦如陽春，實天下大儒。）陳獻章。（石翁舉于

鄉再會試不第遂絕意舉子業杜門端默以明心為務
嘗謂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
便靠書冊也成化十七年因彭韶薦而聘之至
京時丘濬在朝欲令吏部試之因辭疾而歸
列於科目則有若陳選張元禎周瑛羅倫
公以糾李賢奪情歸
環堵蕭然讀書樂道
莊昶黃仲昭章懋
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載立
朝僅四十日劉瑾檀權公卿多遭斥
辱惟公先幾而去天下高
之有楓山語錄闇然子集
張吉蔡清阨於下位則有若鄒智
四川合州人選庶吉士應詔
劾萬安薦士怨卒被中傷
終於布衣則有若陳真晟
漳州人天順二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初
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
辭歸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嘗曰大學誠
意為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
出處成就雖各不同然皆以斯道為己任者也楊方震錄中所遺者有

曹月川端。河南人。爲山西霍州學正。篤尚理學。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存疑錄。夜行燭等書。正德中彭澤稱爲本朝理學之冠。

何椒丘喬新。江西人。性剛介寡與。自少好學。手不釋卷。所著有周礼註解。宋元史臆見。所編有文苑羣玉。續百將傳。貞賢璣璞集等書。

邵二泉寶。常州人。初知許州。以古文古行知名。累遷都憲督漕運。劉瑾擅權。一無所通。瑾銜之。数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爲動。乃捏旨勒令致仕。公性度端雅。臨事猶講學。未嘗疾言遽色。嘗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

羅整菴欽順。江西泰和人。繇翰林編修累遷吏部尚書。力辭致仕。家居二十年。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爲事。足迹不履城市。所著困知記。深明性命之理。及古今學術儒佛朱陸之辯。近時

如王陽明。劉瑾亂政。公以言事謫驛丞。文章氣節。一時推重。瑾誅。復起。累遷至右副都御史。慶平一劇盜。復倡義討平寧藩之變。勳業益隆。談道浙左名士雲集。學以致良知爲宗。海內仰之如山斗。

陳茂烈。

福建人世爲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後厲志遵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翳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者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府推官信孚于民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却不受爲御史袍服樸素借騎一牝馬君身無官而自係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求終養吏部以其清苦奏改爲晋江教諭俾得資其祿以便養辭不拜福建守臣復上其孝行貧苦制給月米辭不允既而母卒茂烈亦抱疾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亦卒無子天下士大夫聞而傷之守臣上其狀詔表其坊曰孝廉

皆卓越一時行義表表而上接道學之傳者也。已上事蹟考

唐虞三代道學在天下春秋已後道學在六經漢唐諸儒皆無實見道體者宋興眞儒輩出周程諸公倡道於

世遠言湮之餘猶桑間濮上之黃鍾太呂腝臡醯醬之
太羹玄酒也當時諸賢道雖不行於上而明心窮理著
書立言先王之道燦然復明周程濬其源而張邵則支
之旁出者也游謝諸公皆衍其流不獨龜山爲得其傳
也朱子集羣公之大成而二陸亦不可盡訾殆猶張之
於程也雖所尚不同造就各異然象山鵞湖之會深詆
朱子之支離及後祭恭甫有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
致參商豈足酬議陸亦自悟其初之異於朱矣朱子與
項平父書曰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爲

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爾又與呂祖謙書曰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吁此即其集大成之心也今朱子之學已大行於世如日月當天獨陸氏之學世儒皆排之如楊墨噫亦寃矣我朝諸公如薛文清世所同賢者也陳克菴胡敬齋皆有實踐工夫而陳白沙亦不可謂之禪會羅一峰章楓山急流勇退氣節凜然何椒丘羅整菴無愧於陳胡二公而陽明先生亦爲一世宗仰鄒吉士風采可重惜未究其所施耳已上私評

性學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於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張子曰性通乎氣之外性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爲言爾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修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慾害之

已上集羣書

詩言秉彝書言降衷而性之說已昉孔子言近孟子言

善而性之說已明然談者紛紛各是其見莊周謂性爲僞荀況謂性爲惡董仲舒謂性爲天之質而非教化則不成楊子雲謂性爲善惡混而邪正因修以異昌黎作原性論而謂其分於三品原性篇曰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李翺作復性書而謂其循於不已書曰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人歸其厚矣性不可以善言纔言善便與惡對東坡氏之談也堯舜以來不得已而曰中未嘗分善惡者文定公之說也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者歐陽氏之議也善惡兼有如陰與陽者司馬氏之見也嘉禾稂莠

之喻小蘇之玄論也無適無莫之言五峯之家傳也自程子有論性論氣之說（論性不論氣不備 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有合虛與氣之說而性學始大明於天下矣（已上羣書考）

古今論性者當以孔子之言為準的其曰性相近者非謂其善惡混也亦非謂其無善無不善也天命之初渾然一理正近於善耳然謂之曰相近則二五之凝成終有所不同者在也大舜生而神靈繇野人之習而不同於愚繇頑嚚之習而不化於惡此則上智之不移也叔虎初生未交於習叔向之母聞其聲而知其必滅羊舌

氏下愚不移亦有明徵也聖人之言語上而不遺下語常而不遺變可謂盛水不漏矣若孟子專言性善此則推本之論而忍性一言孟子亦未嘗不論氣則宋儒氣之說兄以互相發明而程子所謂善固性惡亦不可謂之非性者決不可訾其異於孟子矣已上秋評

經傳

韓子曰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鄭夾漈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窮經而經絕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魯毛韓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荀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善學書者以舞劍悟善養生者以解牛悟善學經者當不專於訓詁也

孔子序書不及八索九丘孟子信書獨取武成二三策後之說書者太甲桐宮居廬之制也而謂伊尹放君則是高歡之事也周公踐祚冢宰之職也而謂負扆居攝則是王莽之爲也文王稱王追稱耳而謂受命於質成之後則是梁末亡而稱帝也召公不悅懼主少国疑耳而謂忌周公爲師則是林甫之軋九齡也以盤庚爲作於少辛之世以肜日爲作於盤庚之世以金縢爲作於成王之世以文侯之命爲作於襄王之世訛謬如此經之所以不正也　已上集羣書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也言六道也三墳者山氣形也鄭夾漈曰伏羲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其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其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黃帝本形墳而作易曰乾坤其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爲六十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宋元豐中始出于唐州北陽民家乃張商英僞撰惟鄭夾漈信之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也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悉聚是書也按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國家之所職掌者此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學士大夫之所誦習者此也然自孔子刪述之後所可信者惟六經而已

易

自伏羲畫八卦而易之道著夏有連山其卦首艮連山言似山內出氣艮爲少男今以爲首是無父子亦無長幼隋劉炫僞造連山十卷按此言連山歸藏與鄭夾漈異商有歸藏其卦首坤歸藏主萬物莫不歸而藏于其中乾君坤臣今坤爲首君臣倒植隋有辟正註歸藏十三篇恐亦僞造鄭夾漈獨尊信此二書以爲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十五策屬易四十九策數雖不同而理則一也周易首乾文王爲彖辭周公爲爻辭孔子爲十翼而易之道始備商瞿子木受學於孔子而秦火以卜筮不廢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言易者分而爲三其一則始於田何之十二篇卦彖爻象與文言說

卦等雜爲十二篇以授丁寬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
而說者自爲章句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
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東歸何謂
門人曰易已東矣作易說三萬言再傳而得碭之孟喜
齊之梁丘賀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及東海孟
喜瑯琊梁丘賀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喜
之學流于陰陽災變其徒趙賓釋箕子爲荄茲
持論巧慧若此賀亦以符應得幸圖形麒麟閣此則始
自子夏隋唐志有子夏二卷云是張弧偽造傳於孔子商瞿而下凡六傳至田何其源
流遠有端緒者也二則始於焦延壽字贛自言得于隱者述陰陽災異之
言不類 聖人之經而東郡京房受之贛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著易傳四卷爲京
氏學嘗立後罷其說長於災異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
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其去先除震離坎兌總二十四爻用
以直二十四氣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兌坎離者
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其餘六

十卦總三百六十爻以直一歲三百六十月所餘四分
日之一則折而爲四百六十分以附六十卦內凡一卦
直六日之外又得七分焉蔡季通云康節之法亦用六
日七分按京氏之書大抵運五行匹時諸二十四氣
悉七十二候而緯五星經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甌爲
一卦之主首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超二而爲主之
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肆者謂之飛陰陽管
乎所配而終不脫乎本以隱贖佐禕明者謂之伏起乎
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始極乎
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舍初一世之五位乃分
而爲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爲遊寃之世五位之初
乃爲歸寃之世而歸寃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
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
六蓋其可言者如此今術家所用皆出京氏而求得其
精口又有五體法王弼破之而朱子發明之一卦中自
二至五自有兩卦豈兩卦又伏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
成四卦四卦裏又然四卦此謂五體朱子曰五體自左
氏巳言亦有道理熟大又有變卦說謂乾坤大父母也

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至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漸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得三十二以成六十四卦即郡氏先天圖此互體變卦皆足與京氏相發明者因附識之

三則始於費直

其說亦無師授亡章句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參入卦中者自費氏始

而鄭玄王弼等皆傳之

一之易其本皆古字號古文易以授瑯琊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之蔣永故有費氏之學行于人間而未得立後漢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註自是費氏大興梁丘施氏亡于西晉京氏有書無師鄭玄王弼二註列于国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註大行鄭學今宿絕矣漢以來言易者多主象數惟弼主理畧數大

自是費氏

下宗之然好老氏晉魏談玄自弼輩倡之典而田何遂息費所傳者

即今易也

至唐孔穎達作正義獨取王

弼之學王弼字輔嗣所註上下經其門人韓康伯之徒
又從而疏之按以文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孔
頴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各
附逐爻則費氏初變古之時猶若今乾坤欸古經始變
于費氏而卒大變于
王弼晦菴嘗欲合之
李鼎祚之集解則取鄭而捨王陸
德明之釋文則宗京而尚數及宋程子之傳伊川之易
朱子謂其
言理甚備象數欠缺雖不明言以非之而意實有所不
滿焉馬氏以為理外無象初不必分理與數而二之況借
易以明理自夫子已然矣何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
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為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之二
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
而歲成焉為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歲時代
謝之義乎蓋聖人之言皆有妙理假借旁通悉為至欽
如程子因君子豹變而發為自暴自棄之論因君子得
輿而發為匪風下泉之論亦是
意也說經必如此乃為有益
朱子之本義出而後理

與象兩明焉語錄云易只卜筮之書今人多說道理總說得好只是與易原不相干他如衛元嵩之元包唐人其書以八純卦爲八篇首而一世至歸寬各附其下先坤次乾兌艮離坎巽震坤曰太陰乾曰太陽餘六子有孟仲少之司舛卦之下各爲數語蘇允明註之謂易起于乾包起于坤李江序之謂周曰周易唐曰唐包然易有六十四卦分爻布畫而包則有卦無爻易用蓍策敘老別少而包則分大小孟仲此何取義也關子明之易傳魏關朗撰王通贊易蓋宗此唐趙蕤註或云阮逸僞作其僭妄而畔易者乎

書

孔子敘書始自唐虞者以其運中天而治化隆也傷周道之既東而深有望於魯故錄伯禽之費誓焉嘆王風

之不兢而懼其入於秦故錄穆公之秦誓焉邵康節謂孔子知周之必入於秦故書終于秦誓詩錄夫秦風先儒多非之然其說亦有理崔林王露載之甚詳後遣秦火百篇亡缺幸而得濟南伏生之口授二十九篇謂之今文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即作尚書大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遣晁錯往受之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按伏生所傳只二十八篇秦誓一篇武帝時河內女子所獻故合為二十九篇然所獻者載白魚火烏之祥乃偽書也伏生教齊魯時授同郡張生張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倪寬倪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于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竝立而歐陽

盛而傳之者歐陽大小夏侯也歐陽歙八世傳書教授千餘人而不免多則之
敗倪寬亦出其門以循良課最而贊成封禪可惜也
夏侯能明皇極之大旨而垂意于青紫之得何歟　其
後孔安國得孔壁所傳科斗文字定爲五十八篇謂之
古文、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未孫惠所藏之
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伏生之書考論其文義定
其可知者與伏生所誦盤庚等五篇相合又多伏生二
十五篇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共五十八篇安國
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其餘篇簡錯亂並
送之官府安国又爲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私傳其
李于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李而未
得立張霸之徒遂僞造古文尚書二十四篇後漢扶風
杜林傳古文尚書然非孔舊本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
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劉歆欲立古文學宮移責諸博
士甚力然皆不見眞古文而誤以霸本爲古文者也晉
時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

從栒得之而栒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于前晉奏上其書時又缺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姚興云于大航頭得其書奏上而古文始行焉至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無陂之類是也自是而隸古之書遂亡矣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引古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故遷書所載多古文說今史記所引書與序皆與孔氏本合

而奏立之者梅賾姚興也當時為之傳註者在漢則有伏生劉向之輩伏生作大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以金縢作于周公沒後劉向作洪範五行傳溺于災異又漢儒註曰若稽古殆三萬言鄭褅六宗牽合附會皆不得聖人之意者也在隋唐則有費甝劉焯之徒隋初始流河朔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猶費甝顧彪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穿鑿煩雜炫就而刪焉義更太畧辭又過華承為得也孔穎達之正義因費疏而廣之陸德

明之釋文。待陳鄭而刊定。王肅之釋駁。李顒之新釋。皆未當。至宋之註。朱子所取者四家。然王安石傷於鑿即新經尚書乃王雱所撰而安石修定者。最爲乖謬。若字不訓順而訓如。介甫又有洪範傳蘇軾傷於畧。東坡書傳駁異王氏之說爲多。其于胤征。以爲羲和貳于羿而忠于夏。于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爲非禮。又云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恥哀痛之語。平王當禍敗亡極。其書與平康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皆自出已見。不隨人笑哭者也。呂祖謙傷於巧泰誓至洛誥凡十八篇前段多不註林之奇傷於煩。林少穎集解朱子曰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乃以屬九峯蔡氏而書傳有所歸矣。

詩

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十一篇。孔子純取周書

上宋殿下取魯今又逸六篇凡三百五篇歐陽氏曰刪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棠棣之華四句此小雅棠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憫平王之教化不行則以雅爲風尊周公之大有勳勞則以風爲頌治國先齊家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以邠風居十三國之終至漢而說詩者分爲四家魯詩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漢初有魯人申培師申公受詩于浮丘伯作訓詁是爲魯詩又有韋賢王式皆傳之齊詩始於袁固而盛於匡衡袁之詩夫之雜韓詩起於韓嬰

而盛於王吉。嬰孝文時。爲博士。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殊。又解廣漢戴女子佩瑱之事。毛詩起於毛公。而顯於鄭玄。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作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萇乃大毛公也。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于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竝作毛詩傳。鄭康成玄作毛詩箋。故謂之毛詩鄭箋。按萇之說詩。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清人碩人黃鳥黃矣。與左傳合。而序緜蠻等六章。與儀禮合。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說皆與之合。不謂源流有自可乎。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爲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賈逵傳于父徽。學詩于謝曼卿。

嗣後疏之者何佩全綴葺。而惟劉焯唐人兄弟爲嬪絕。宋

歐陽氏 歐公作詩本義，然有好處，但生平不信符命，嘗著書以河圖洛書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怪說，而疑三代受命之符，則過矣。**蘇氏** 其說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孔氏之書，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于下，關雎作于上。與今之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諸家皆有訓釋，至朱傳出而其說始定焉。**鄭夾漈專詆毛序，朱子釆其說，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辯其是非。言關雎則取康衡，栢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詞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註，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自以爲無遺恨宜矣。

春秋

春秋因魯史而作，始於魯隱公之元年者，蓋以是年爲

平王東遷之始政教不行於天下也至於獲麟而絕筆者悲道之終不復行也成以九月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成一年而夫子薨矣義有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有國之始也至於三傳之作黨同伐異之亂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鄒氏無師夾氏亡後惟公羊穀梁立于學宮又有左氏後出爲三傳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張蒼賈誼皆治之而晉杜預則爲之集解焉左氏相傳以爲左丘明作然其記智伯反喪于韓魏不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又其書不更之辭及稱虞不臘矣皆類戰國後語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是一人爲史官者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

典校經籍，欲立之，諸儒莫應。至建武時，韓歆請立而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于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封卒復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皆為訓解。至魏遂行于世。晉杜預又為之集解。後人謂為左氏忠臣，而預亦自謂有傳癖。然其敝則至棄經而信傳。至隋杜氏大行。杜書有三體五例，非也。

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胡母生、董仲舒皆習之，而何休則為之註焉。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癈疾三書。鄭玄作鍼膏肓、起癈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吾宇。又何書有三科九旨之說，非也。

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申公、瑕丘皆傳之，而晉范甯又為之集解焉。應劭稱穀

梁赤子夏弟子糜生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俶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秋江翁凡五傳漢宣好之遂盛行于世自漢魏以來註解有尹更始唐固孔寅江熙等十數家而范甯皆以爲膚淺遂率其門生子弟爲集解十二卷。至後啖趙解疑每援經以擊傳啖助趙匡以前人多泥傳違經因著纂例辨疑共十七卷自漢以來三傳之外能卓然自信者自二人始陸韋編例每合異以爲同陸希聲有春秋通例韋長微有三傳通例迨程氏胡氏之傳作而聖人作經之意於斯可見矣伊川春秋傳略舉大義不爲盡說襄昭後尤略○胡文定春秋傳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子之說爲據

禮

禮之爲經有三周禮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

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周禮作於周公。其建官以六典。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威民以肉刑。其封建以五等。其制田以井邑溝洫之法。其監民以比閭族黨之制。大而冠婚喪祭之文。以至服食器用之度。微而羽毛鱗甲之形。以至蠹貍鼃黽之類。無不竭心力以爲之。經畫區處。各當而後已。賈逵謂六年所制得之。而鄭衆謂作之于豐失矣。至劉歆而始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遂取考工記以補其缺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信之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始置博士以行于世通其說者。杜氏子春也、註子春受業于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畧蘇綽王通皆尊信之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爲瀆亂不經之記。周室班爵祿之法。孟子時已去其籍則未經秦火時已無周禮矣。況漢乎。林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亦一見也。

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如菴閣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倶有司屬五官之屬合太夫上計之無慮三千陳氏疑其與周官不合周官司徒掌邦敎司空掌邦土自唐虞以來已然矣今地官于敎事紩畧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皆司空職耳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者未知定爲何專書鈌亡而以考工記補之天下之事止于百工而已耶蘇穎濱有三不可信之詳王畿千里無地以容稍甸郊都之制一不可信也孟子班爵公侯百里今則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二不可信也井田溝洫之難通三不可信也胡五峯有無一官完善之論太宰之屬六十而六官之所掌類皆期會簿書之末非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之治也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今天官有宰夫者專聚財用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以危亡其國矣王者守禮無所忌諱今天官甸師乃曰喪事代王受生月災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爲也而謂周公立以爲訓開後王忌諱之端平王后之職恭儉

不妬忌率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今內宰凡建国左右立市蒞后之職也哉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事于卿大夫亦如之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爲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羣下則將安用君矣祭祀自有常祇令內視掌宮中禱祠襘禬之事此始于漢世女巫入宮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爲太宰之屬置于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冢宰當以天下自任凡宮中之事有閑法度者固當任其責也若世婦之宮具典婦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何爲而亦統于冢宰耶王裘服夫人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而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皆掌衣服者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醫獸等五官皆醫事者帷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皁隸之所作亦置五官焉凡此既不應冗濫且皆執技以事上役于人者也而以爲冢宰之屬何也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況一壞於王莽再壞於蘇綽二壞於安石經三大壞而周禮所存無幾矣然隋之名儒

慕其爲王道之極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曰王道之極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唐之英主嘆其爲眞聖作者唐太宗覩周禮歎曰眞聖人作也至張程朱皆有說焉張子謂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詛盟之類必非周公之作程子曰周禮一書周公致太平之大法在其中朱子曰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又曰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体直是非聖人做不得則吾又不敢輕棄之也按朝宗覲遇乃諸侯四時之禮而皆屬之春官者以宗伯爲禮官也蒐苗獮狩乃天子四時之田而皆屬之夏官者以大司馬爲兵官也司寇則掌邦刑而復掌賓客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掌之所以威懷諸侯也冬官掌邦土而土訓乃屬之司徒土方又屬之司馬者蓋土訓掌道圖王巡狩則夾王車以詔地事土方致日景于巡狩則辨土宜以樹王舍各司其事也世婦在天官者二十七在春官者八十四其數不同其爵亦不能以不異也

環人之在夏官者掌致師在秋官者掌迎送賓客其職不同其名亦不嫌其同也保章氏掌天星祭五物以其詔救事乃事天之亂故不屬天官而屬礼官也職方氏之掌地圖因巡狩以巡戒合乃清道之職故不屬地官而屬司馬也司儀司刑所以同為司寇之屬者蓋明刑固所以貳殺而析民亦係于降典職不同而事有相固者舞師樂師之不得為一官者蓋一以為民禱祀一以掌教国子事不同而用亦有不同者焉五官分其月以贊家宰冢宰總其事以贊于王則体統正而致錄于一矣大事必照于王小事自裁以行則上下安而信任亦專矣官雖多而事必攝豈得為冗員乎稅閔民以警其怠豈得為苛政乎膳夫不敢會王后世子之膳外府不敢會王之服所以然者蓋有司不當計王后之用度而至尊不可受有司之約束劄太宰以九式內節財用固有不會之會矣歲終則考百官三歲則計羣吏所以然者蓋官府之事約故歲終必致其事羣吏之日煩故三歲乃致其治劇小宰而下有日成月要歲會之典固已考而不必考矣遂人匠人不同於溝洫者一以長言之一

以方言之。因地以順其勢。故其縱橫有不同。均之以使民爾。賈田所以屬于載師者。田爲縣官所齎。而非商賈所受。四民不相易業。若以爲商賈之田。則工亦當有田矣。

○儀禮出於孔壁（蓋周公損益三代之制。冠婚喪祭之禮。朝聘享射之儀。漢初有高堂生傳。始于士冠禮。終于有司徹。又有古經。乃河間獻王所收。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無傳之者。惟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而后蒼最明其業。（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十萬餘言。蒼授二戴及慶普）乃爲之註者。鄭玄。爲之疏者賈逵也。（大戴小戴慶三家並立。後漢惟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于義長者作註。爲鄭氏學）韓子苦其難讀。朱子看得有緒甚善。（語錄曰。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都是重復倫類。若通之。則有先後彼此。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

達之天子以爲殘缺不可考之書過矣。今儀礼多是士礼，如河間献王得古禮五十六篇，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于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固時其書尚在，今亡矣。○禮記乃七十子共撰。孔子詔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爲記，或録舊礼之文，或録变禮之文，或兼記仁義，或雜序得失。漢時雜出者二百四十一篇，而二戴刪之。而大戴小戴刪其重複。大戴總刪爲八十五篇，小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又取月令明堂三篇，而合爲四十九篇。今所用者，陳澔之集說也。朱子爲通解集傳，勉齋成喪祭二禮當矣。王安石变取士法，棄經任傳，而儀禮遂廢。朱子始爲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綱，而附禮記于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冠礼則附以冠義，至燕享之礼，莫不皆然。若其餘曲礼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喪祭二礼托勉齋成之，見于礼經之全，庶無議者也。